



欧美当代经典文库

去了天堂的猫

[美] 伊丽莎白·科茨沃斯/著

孙晓航/绘 孙 淇/译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欧美当代经典文库

去了天堂的猫

[美]伊丽莎白·科茨沃斯/著

孙晓航/绘 孙 淇/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去了天堂的猫 / (美) 科茨沃斯著 ; 孙淇译. -- 石家庄 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10
(欧美当代经典文库)
ISBN 978-7-5376-5460-9

I. ①去… II. ①科… ②孙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26327号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1 by King-in Culture (Beijing) Co., Ltd.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© THE CAT WHO WENT TO HEAVEN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mon & Schuster Books For Young Readers,
an imprint of Simon & Schuster Children's Publishing Division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冀图登字 03-2014-055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北斗耕林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公司取得,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!

去了天堂的猫

著 者 [美]伊丽莎白·科茨沃斯
绘 者 孙晓航
译 者 孙 淇
策划监制 敖 德
责任编辑 高 瞻
特约编辑 火棘果子 徐岱楠 续 超 李困困
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050051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2.75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6-5460-9
定 价 1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序

刘绪源

这套“欧美当代经典文库”规模相当大，共有五十来种。时间跨度也不小，几位19世纪末出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中——可见这里的“当代”是用以区别于“古代”的概念，它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“近代”和“现代”。这样一套书的启动与陆续出版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。将近二十年前，在我的理论书稿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付印出版的时候，就曾暗想，如果有一套内容丰富多彩的世界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集能同时问世，如果读者在读这本理论书时，可以不断从译作中找到相关的作品及体验，那该有多好！当时这话是不敢和人说的，因为拙著还没受到读者和时间的检验，是否站得住脚，实在毫无把握。现在，虽然书已印了三版，但仍须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，仍不敢肯定它是否站

得住，而我还是渴望有一套大型翻译作品集可与之对读。不是说要用作品来证明理论的正确，而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书引发更多读者、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思考。这样思考的结果，可能恰恰证明了拙著的不正确或不严密，而这更为喜人——这不就使理论得到突破，使认识得到了推进吗？中国从来就有“左图右史”之说，这可指图与史的对读，也可引申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，阅读作品与理论思考的互参。所以，借此重提我的一些粗浅的思考，无非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。

在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中，我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“爱的母题”“顽童的母题”与“自然的母题”，这样就可发现，各个种类的、差异极大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其实是具有同等合法性的，它们会从不同角度帮助不同年龄的儿童获取审美感受，体验世界和人生，并得到文学的乐趣。而此前，我们的眼光是非常局限的，不习惯于将各类作品尽收眼底，因而常有人理直气壮地排斥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创作。这里，“爱的母题”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视角，“顽童的母题”体现了儿童对成人的视角，“自然的母题”则是儿童与成人共同的面向无限广阔的大自然的视角。在“爱的母题”中又分出“母爱型”与“父爱型”两类，前者是指那些对

于幼儿的温馨的爱的传递,如《白雪公主》《睡美人》《小红帽》等早期童话都属此类,从这里找不到多少教育性,甚至故事编得也不严密,但世代流传,广受欢迎,各国的母亲和儿童都喜欢;后者则是指那些相对较为严肃的儿童文学,它们要帮助孩子逐步认识体验真实的世界和严峻的人生,所谓“教育性”更多地体现在这类作品中。但真正好的“父爱型”作品也必须是审美的,它们让儿童在审美中自然地引发对自己人生的思考,而不应有说教的成分——它们仍应像上好的水果,而不应像治病的药。

我欣喜地看到,在这套大书中,“三大母题”都有丰满的体现,一眼望去,满目灿烂,应接不暇。这里既有《小熊温尼·菩》《哎呀疼医生》《风先生和雨太太》《蜜蜂玛雅历险记》《小袋鼠和他的朋友们》等“母爱型”作品,也有《表》《野丫头凯蒂》《疯狂麦基》《老人与海》等“父爱型”作品;更有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《小飞侠》《马戏小子》《傻瓜城》《列那狐》等顽童型作品;还有《黎达动物故事集》《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》《狗狗日记》等合于“自然母题”的佳作。有些作品可以说是不同母题的结合,如翻译家李士勋先生新译的《魑蝠小子》四部曲,细致生动地刻画了吸血蝙蝠的特性,却又加

入了合理地改造这种动物的构思和设想，这就在“自然的母题”基础上添入了“父爱型”的内容，使其有了一点儿近乎“科幻”的成分，这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。细读这套书中的各类作品，一定会有更多更新鲜的发现。这是很令人期待的。

这套书中有很多是旧译新版，如鲁迅先生的《表》，赵元任先生的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，郑振铎先生的《列那狐》，顾均正先生的《风先生和雨太太》等，有的问世已整整九十年。许多译本我小时候看过，现在重看，仍觉魅力无边。一个译本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，堪称奇迹，这也许只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才会出现。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，古今中外的童心，是无远弗界，处处相通的。这套大书中收入的大量精彩新译也让人百读不厌，它们既吸引尚不识字的幼童，也会使八十岁的老人为之着迷。刚刚译毕的德国作家邦瑟尔斯的《蜜蜂玛雅历险记》，初版于1912年，距今已一百多年了，在德国和世界各地，三岁的孩子入睡前常会要父母给他们念一段这个小蜜蜂的故事；可是据熟悉此书的朋友介绍，爱读这本童话的成年人，一点儿不比儿童少。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本来不是给孩子写的，现在奉献给少年读者，同样非常合适。

肖毛先生重译的西顿的动物小说合集《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》，一直被当作儿童文学精品印行，但它其实也是写给成人看的。这说明了什么？我以为，这恰好证明了一点：真正第一流的儿童文学，应该是儿童喜欢，成人也喜欢的；它们在儿童文学里是一流精品，拿到成人文学里去比一下，毫无疑问，应该还是一流！如果一部作品孩子看着喜欢，成人一看就觉得虚假造作粗劣无趣，它的价值就十分可疑。同样，一部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听到了一点儿好话，拿到成人文学中去一比就显得水平低下，如还要说这是精品，就很难服人。当然这里要排除成人的一些偏见，比如儿童书一定要“有用”，要能马上帮助孩子改正缺点，等等，就都属于不合理的要求。排除了这些久已有之的偏见，成人的艺术修养、审美能力、辨别能力等，肯定都在孩子之上。所以请成人在替孩子买书时自己也读一读，这是有道理的，也有益于成人和孩子间的交流。本丛书中的大部分作品，正是那种孩子喜欢、成人也喜欢的精品。

还有一点需要补说的，是为什么在完成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时，我想到的可与之对读的是一套优秀翻译作品集，而不是一套中国原创作品集？那是因

为，当年（20世纪90年代初）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，还不足以证明儿童文学的确存在这样三大母题，它们应具有同样的合法性。如前所说，那时强调更多的恰恰还是“有用”，即有“教育意义”——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或可归入“父爱型”的母题中去，但儿童文学怎能只有这“半个母题”？这不太单调了吗？所以我才会投入这样的研究。我研究中所参照的，正是全世界的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儿童文学。现在，中国儿童文学已有长足的发展，但阅读和参照最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精品，仍是我们的必修课，并且是终身必修的美好课程。对于儿童读者来说，大量的优秀译作更是他们所渴望和急需的。现在评论界和出版界似有一种倾向，即为保护和推动国内作家的创作，总想能限制一下对外国作品的引进，以便将地盘留给本土作品。我以为这是很没志气的想法。当年鲁迅先生极端重视翻译，他甚至认为翻译比创作还重要，他把好的译者比作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“窃火”的普罗米修斯，有了火种，人类才会发展到今天。这一比喻在儿童文学界也同样适用。举例而言，20世纪70年代末，如果没有任溶溶先生一气译出八种林格伦的“顽童型”作品（包括《长袜子皮皮》《小飞人》等），中国儿童文

学会那么快地发展到今天吗？所以，到了今天，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齐，我们的佳作还不够多，问题仍然不少。因此，鲁迅的比喻仍没过时。世界各国最好的儿童文学无疑是我们亟须引进的优秀文化，只有当本土文化与这样的优秀文化有了充分的交融和碰撞，本土文化才会得以大幅提升（发展和变革总是离不开交融的）。如果把国外的优秀文化关在门外，以此保护本土文化，那本土文化反而不可能发展——“闭关锁国”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词汇，类似的教训已经够多了。所以，为了中国一代一代的孩子，也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和明天，必须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，把眼光投向最好的儿童文学，不管它们出于哪个国度，我们都应尽快地“拿来”。我愿把最美的花朵献给这样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们！

2013年4月28日写于北京远望楼



1
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遥远的日本，有一个非常贫穷的年轻画家。他正孤零零地坐在自己的小房子里，等着开晚饭。他的老管家已经去了市场。画家叹着气，满心希望她会把他想吃的食物带回家。他盼望她快点儿回来，鞠一个躬，打开她的小篮子，让他看自己是多么明智，只花了几个小钱，就买了这么多食物。这时，他果真听见她的脚步声“啪嗒啪嗒”走近了，他跳起来，因为他实在饿得太厉害了！

可是，老管家却磨蹭着不肯走进门来，小篮子也盖得严严的。

“快进来！”画家喊道，“篮子里装着什么？”

老管家颤抖着，两手死死抓住篮子。“我想，先生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在这儿太孤单了。”她那满是皱纹的面颊显得既谦卑又固执。

“孤单？”画家说，“没错！我们没有招待客人的东西，怎么能有客人来呢？我已经好久没吃到松糕了，差不多连松糕的味道都忘记了！”

画家叹了口气。他是那么喜欢吃松糕，一小团一小团的松糕，上面撒着甜豆粒。他喜欢在精致的瓷杯里泡上茶，邀几位好友，坐在平展舒服的垫子上，品茶聊天。最好花瓶中再插一枝盛开的桃花，仿佛一位羞涩的少女，静静地立在小屋一隅。可是，一周又一周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来买过一幅画，哪怕是一幅最小最小的画。白米饭配一点点河鱼，足够让画家开心满意了。可是，如果他再卖不出去他的画，就连这个也吃不上了。他转眼又去看那个小篮子，也许这老太婆，费尽唇舌，讨价还价，却只买到了一两个萝卜，甚至是小小的桃子吧。

“先生，”老管家也跟着主人的目光看过来，“我夜里好像总是被老鼠吵得睡不着觉。”

听了这句话，画家放声大笑起来。

“老鼠？”他一遍又一遍说道，“老鼠？我亲爱的老婆婆，不会有老鼠喜欢光顾这种穷得连饭粒儿都掉不到席子上的人家的。”

然后，他看了看他的老管家，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可怕的疑惑。

“莫非你没把吃的东西带回来？”他说。

“是的，主人。”老太婆难过地说。

“你带回家一只猫！”画家说。

“我的主人洞察一切！”老管家答道，她的腰躬得更低了。

画家一下子跳起来，大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揪自己的头发，看样子他马上就要被饥饿和愤怒折磨死了。

“一只猫？一只猫？”他喊道，“你疯了吗？我们几乎饿死，你却带回家一个魔鬼，一个分吃我们那点可怜食物的魔鬼。没准儿到了晚上，它就会来吸我们的血！没错！它会清清楚楚地待在黑暗里，细品牙齿咬破我们喉咙的感觉，眼睛瞪得跟灯笼一样大！但也许你是对的！也许我们活得太可怜了，它可以让我们死得痛快一点儿，把我们扛到鬼门关去。”

“可是，主人啊，主人，也有很多好猫啊！”可怜的老太婆喊道，“您忘了那个小男孩吗？他为蹲在荒庙

墙头上的猫画了那么多画，后来天黑了，他就睡在了破庙的壁龛里。半夜他听到可怕的嘈杂声，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他发现一只巨大的老鼠躺在地上死了。主人啊，那只大老鼠原本是想来咬死他的！是谁杀掉了老鼠，先生，您能告诉我吗？是他的猫，那些坐在破庙墙头、让他临摹的猫，而它们的爪子却在滴血！因为它们，那孩子最后才成了一位像您一样伟大的画家。千真万确，世上有很多好猫，主人。”

说完，老太婆抽泣起来。画家停下脚步，看见眼泪从她又亮又黑的眼睛里流出来，淌满了皱皱巴巴的脸颊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发怒呢？饥饿对他来说又不是什么稀客。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他说，“有时候家里多个魔鬼也能带来好运，至少可以把别的魔鬼赶跑。我猜你的猫准想吃东西了，或许它能在房子里给咱们掏出点儿吃的来。谁知道呢？我们的情况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。”

老管家满心感激，腰弯得更低了。

“全城没有一个人比我的主人更善良。”她说，挎起篮子，打算走进厨房去。

可是画家拦住了她，跟所有画家一样，他也有强烈的好奇心。

“让我也来看看这小东西。”他说，尽量装出不太关心的语气。

于是，老太婆放下篮子，打开盖子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什么都没出现，然后，一个圆圆的、小小的白脑门儿慢慢地从竹篮里露出来，一对大大的金色眼珠打量着房间，一只小小的爪子搭在篮沿儿上。然后，猫儿轻巧地跳出来，跳到草席上，篮子却纹丝也没动。它像个小人儿一样站起来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否受欢迎。直到小猫跳出篮子，画家才注意到，它的腰腹间点缀着金色和黑色的斑点，尾巴跟兔子的一样短小，走起路来带着几分优雅。

“哇，是三色猫啊。”画家说，“你开始怎么没说啊？我知道，这种猫是能带来好运的。”

当小猫听见他说话的语气是那么温和时，就走到他身边，低下头，仿佛在向画家行礼致意。老管家拍手笑起来，画家也忘了咕咕叫的肚子。他好久都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东西了。

“得给它取个名字。”他重新坐到旧垫子上，大声说道。小猫安详地站在他身旁。“让我看看，它像新雪上点缀着几点金漆，又像几只蝴蝶落在了白花上，还像——”



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停住了。“喵喵”的叫声仿佛炉火上茶壶的“吱吱”声一般，在小小的房间里响起来。

“多么美妙惬意啊！”画家叹了口气，“这比白米饭好多了。”然后画家对老管家说道：“这会儿我才知道，我们果真是太孤单了。”

“要是您能听听我卑微的建议，”老管家说，“我们可以叫它‘好运’吗？”

不知为何，这名字让画家想起了自己的所有苦恼。

“反正叫什么都无所谓。”他说着站起来，紧了紧勒在空肚皮上的腰带，“现在带它去厨房吧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小猫便站起来，轻柔温驯地走开了。